

在山水萧瑟、岁月荒寒的家乡，我度过了非常美丽的童年。

千般美丽中，有一半，竟与笔墨有关。

那个时候太冷了，河结了冰，湖结了冰，连家里的水缸也结了冰。就在这样的日子，小学要进行期末考试了。

破旧的教室里，每个孩子都在用心磨墨。磨得快的，已经把毛笔在砚台上蘸来蘸去，准备答卷。那年月，铅笔、钢笔都还没有传到这个僻远的山村。

磨墨要用水，教室门口有一个小水桶，孩子们平日上课时天天取用。但今天，那水桶也结了冰，刚刚还是用半块碎砖砸开冰面，才哆哆嗦嗦将水舀到砚台上的。孩子们都在担心，考到一半，砚台结冰了怎么办？

这时，一位乐呵呵的男老师走进教室。他从棉衣襟里取出一瓶白酒，给每个孩子的砚台上都倒几滴，说：“这就不会结冰了，放心写吧！”

于是，教室里酒香阵阵，答卷上也酒香阵阵。我们的毛笔字，从一开始就有了李白余韵。

其实岂止是李白。长大后才知道，就在我们小学的西面，比李白早四百年，一群人已经在蘸酒写字了，领头的那个人叫王羲之，写出的答卷叫《兰亭集序》。

后来，学校里有了一个图书馆。由于书很少，老师

笔墨童年

□余秋雨



规定，用一页小楷，借一本书。不久又加码，提高为两页小楷借一本书。就在那时，我初次听到老师把毛笔字说成“书法”，因此立即产生误会，以为“书法”就是“借书的方法”。这个误会，倒是不错。

当时，学校外面识字的人很少。但毕竟是王阳明、黄宗羲的家乡，民间有一个规矩，路上见到一片写过字的纸，哪怕只是小小一角，哪怕已经污损，也万不可踩踏。过路的农夫见了，都会弯下腰去，恭恭敬敬地捡起来，用手掌捧着，向吴山庙走去。庙门边上，有一个石炉，上刻四个字：敬惜字纸。石炉里还有余烬，把字纸放进去，有时有一簇小火，有时没有火，只见字纸慢慢变得焦黄，最终化为灰烬。

家乡近海，有不少渔民。哪一个季节，如果发愿要到远海打鱼，船主一定会步行几里地，找一个读书人，用一篮鸡蛋、一捆鱼干，换得一叠字纸。他们相信，天下最重的，是这些黑森森的毛笔字。只有把一叠字纸压在舱底，才敢破浪远航。

那些在路上捡字纸的农夫，以及把字纸压在舱底的渔民，都不识字。

不识字的人尊重文字，就像我们崇拜

从未谋面的神明，是为世间之礼、天地之敬。

这是我的起点。起点对我，多有佑护。笔墨为杖，行至今日。

我的父亲母亲

长大后我成了你

□高殿海

1984年4月的一天下午，我放学背着小书包去他单位，看他在办公室里忙着。办公桌上凌乱地摆放着“作业单”和一些工作资料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也看不懂他在忙什么。

“我饿了，啥时候带我去吃饭啊？”他一边整理资料文稿，一边从更衣柜里拿出了面包和香肠，“你先吃吧，挺好吃的，我要去一趟站台，看看卸车的情况……”我接过面包和香肠吃着，看到他拿着一沓“作业单”急匆匆走出办公室，好像我根本不存在……等他带我走出办公楼，路灯都亮了，星星眨着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们。

后来，从学校阅报栏里工厂自办的《松陵报》上得知，我国第一架多用途高空高速全天候歼击机——歼8Ⅱ飞机成功首飞。报纸刊登了表彰研制全线的嘉奖令百余人的立功名单，但我没有看到他的名字。我知道，这里有他的一份功劳。

那一年，我7岁，老高35岁。

1992年6月末，刚刚结束中考走出考场的那一刻，感到“解放”的我比那小鸟出笼更自由。我急忙跑到他的办公室，央求他带我去旅游，他欣然答应了。这可给我高兴坏了，数着出行的日期，提前好几天收拾好行李箱。可是出发前一天的晚上，他彻夜未归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一脸抱歉地告诉我：“昨晚忙了一宿，恐怕咱俩去不上北京啦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再

说吧！”我的首次“帝都游”瞬间破灭。一整个夏天我都不爱理他。

7月中旬的一个晚上，工厂闭路电视播送的厂内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：“运输处铁路专用线的干部职工团结奋战、奋勇拼搏，连续2个月接收国际列车设备、物资，为某重点型号研制如期启动当好‘先行官’，立下‘第一功’！……”我知道，这里有他的一份贡献。

那一年，我15岁，老高43岁。

我于1995年8月从技工学校毕业，如愿走进工厂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沈飞人”，和他成了同事。1999年4月，我又调入机关从事文字和管理工作，职业经历与他有几分相似。

2009年3月一天晚上，我给在病中的他打电话，咨询一篇文章的写作思路，他耐心地说：“别着急，先看看书里有没有参考资料，等明天我再告诉你。”第二天，他将稿件思路整理成300多字的提纲，摆到我的面前。提纲第一页写下的一段话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：“要想写好这篇质量反思的稿件，从工厂史中你会找到答案。

那一年，我32岁，老高60岁。

与万余名普通而平凡的“沈飞人”一样，父子同穿蓝工装14年。而我对他无尽的思念却总是久久萦怀在心间……

这一年，我43岁，父亲去世10周年。

爹爹 儿想您

□老周

1988年6月17日，父亲走完了63岁人生。时间荏苒，我由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变成临近退休，但对爹爹的思念未曾改变，万千思绪总是萦绕心头。

爹爹，儿想您！您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享受的一生。早年家里穷，您又多病，我们是贫困农村中的贫困户。后来我们兄妹长大了，日子慢慢好起来，哥哥建起了当时在村里数一数二的“北京平”，两个姐姐较早地买上了大彩电，我也大学毕业了，但您却在此时走了。在您最后的日子里，儿子在大学当教师，得以有时间一直守护在您身边；您临终时叮嘱我们照顾好妈妈，您的儿女做到了；您看重亲情，您的儿女传承着。

爹爹，儿想您！您的心里装满了浓浓的爱。记得哥哥建房，您连续十几天昼夜操劳以致造成老病发作，当时我们抱怨您，但随着我也有了儿子，就懂您了。您去女儿家从不闲着，实在没事就拔一拔墙角的草。小时候应该是志云大表姐送来了四块炉果，我们兄妹四人一人一块，二姐让您吃，您却转送给最小的我；大学暑假回

家，您第一眼看到我的惊喜眼神，诠释了什么是父爱。50斤一袋的土豆，50米的距离，想从田里背到路边，您不让干，说是已上大学的我还小干不了重活。

爹爹，儿想您！您有一双灵巧的手乐于帮助他人。您是标准的瓦工，亲属家、乡邻们谁家盖房子、砌猪圈、垒院墙总是求于您，那时是没有报酬的，但您也总是有求必应，甚至是主动帮忙。阴雨天生产队不需要出工，您就在家里开始编笤帚、簸箕、炕席、篓子等，当然我们家是用不了那么多的，当时也不卖，都是送给亲戚友邻。看到他们满足地拿到物件，您就开心地笑了。

爹爹，儿想您！生活中的片段，都是儿子永远的回忆。在儿子的记忆中，您不是军人，但无论是站还是坐都挺起胸膛；您“根”的思想严重，临终前一再叮嘱要把您葬回老家；您早期患病，是公社和生产队各资助50元救了您，让儿子永远感谢共产党、感恩毛主席！

爹爹，我们阴阳两隔，就在梦里相见吧！

爹爹，儿子永远想您！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

大家V微语

康老子

□王鼎钧

●“康老子”是宋代戏曲里面的人物，他把祖上留下来的万贯遗产完全败光，沦为乞丐。

●仅剩的是一条毯子，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，晚上盖在身上当铺盖，忍饥挨饿，受尽痛苦，对于自己从前的行为非常后悔。

●有一天，一个波斯商人在街头碰到他，注意到他的毯子，发现这条毯子是用冰蚕的丝制成的，全世界没有第二条，堪称无价之宝，立即高价买去。

●于是，康老子又有钱了，又变成富翁了，又可以挥霍享受了。

●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这笔钱花光了，再度沦为乞丐，可是现在他没有毯子了，他在街头，被冻死了。

●人性中可悲的一面，意志薄弱的人会再犯以前犯过的错误，言语也好，行为也好，思想也好。

●或许这不是无知，而是明知故犯；最恶劣的行为不是犯罪，而是再犯。

夏日终曲

□赫尔曼·黑塞

南阿尔卑斯山的仲夏，美丽而明亮。两个星期以来，我每天都为夏天即将结束而忐忑不安。我将这种不安视为所有美感的附属品。那样的不安，带着某种神秘感，就像某种味道强烈而特别的佐料。一旦有任何雷雨征兆，我更是格外担心。因为自八月中旬开始，即使是小雷雨都可能一发不可收拾：它可能持续几天不停，即使雨后天气放晴，但夏天也早已随之消逝。在阿尔卑斯山南麓，夏日会在雷雨中挣扎，然后轰轰烈烈地匆匆死亡，迅速消失，这过程几乎已成定律。当雷雨在天空肆虐几天之后，当无数的闪电、轰隆不止的雷声交响曲，以及温暖狂暴的大雨终告平息或消失之后，某个早晨或午后，曾呼风唤雨的云层散去，温柔澄净的天空中净是秋天幸福的颜色。而周遭风景褪去了些许色彩，阴影逐渐浓烈、深沉、扩大。那就像一个年届五十的人，昨日看起来仍健朗，一场突然的病痛，便让他挫败的脸上布满小细纹——仿佛沧桑岁月给他的脸上刻下浅浅的沟痕。

去年夏天的雷雨十分可怕。当时，夏日狂野地抗拒死亡，那临死前的狂怒、那壮烈的愤恨、那挣扎不屈，令人胆战心惊。然而，一切终是徒劳，几番狂啸后，夏日终究无助地消逝了。

近日散步时，我在阴凉的石窖酒馆享受有面包、乳酪和葡萄酒的乡村式晚餐。那几天，从散步到返家的途中，最特别的是那沉潜的夏末之美，它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当时，温暖的空气均匀分布，冷空气缓缓冷却，夜露静静凝结。夏日虽略作挣扎，但仍静悄悄地消逝。那样的夜晚，显得特别不平凡。

一走入森林，膨胀的暖流迎面扑来，仿佛热气从暖炉中流泻而出。随着森林的浓密稀疏，温热的空气或膨胀，或减弱。湿湿的凉意令人感觉河道的存在，它们虽早已干涸，但泥土中仍残存着湿气。在这样的夏末夜晚，在奇特的空气变化中漫步，感官



所经历的体验，同样也强烈地影响着人的生命力与情绪。

昨夜从石窖酒馆漫步回家的途中，在山坡路与圣安波迪欧的坟墓交会处，一阵湿凉的冷风从草地和湖面吹拂而来。森林中令人惬意的暖空气逗留着，匍匐在金合欢、栗树和桤木之下。森林抗拒秋天，夏天抗拒死亡，这都是对命运的顽强抵抗！同样，当生命之夏流逝时，

人们也抗拒着衰竭与死亡，抗拒着自宇宙间逼近的生命冷冻，抗拒着生命冷冻侵入自己的血液。于是，人们从充满恐惧的微笑中抓住逝水年华，从注视自己的死亡中获取畏惧与慰藉，同时战战兢兢地学会面对死亡的艺术。这正是年轻与年老的不同。有些人早在四十岁或五十岁就超越了这道界线，有些人则直到五十岁或者六十岁才察觉，但无所谓。此时，我们将生之艺术转向其他领域，过去忙于培养成熟干练的人格，如今则努力摆脱、瓦解它。我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感觉自己老了，年轻时的想法、兴趣及情感，似乎遥不可及。如同夏日的稍纵即逝，这些过渡时期的小玩笑令人感动、令人惊惧、令人发笑、令人颤抖。

森林不再翠绿如昨。葡萄叶开始变黄，叶下垂吊着紫色的果实；傍晚的山峦闪烁着紫色的光芒，天空带着翠绿色，渐渐步入秋天。之后呢？

在冬天来临之前，还有一些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。紫色的葡萄将又柔又甜，小伙子们边唱山歌边摘葡萄，头系彩巾的年轻女孩站在金黄色的葡萄叶中，宛如美丽的野花。许多美好事物等待着我们——今日看似苦涩的事，他日将结出甜美的果实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
图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
本报



61935970566666